

# 七日评中评

点评\正文

1 ■近年来,我国出口总额已接近国内市场消费品零售总额。在这种情况下,出口由前几年的年均增长20%左右转为大幅下降,对实现全年经济增长目标造成了很大困难。预计年内发达国家经济难以复苏,我国全年出口将下降5%—10%。因此,实现全年经济增长目标,除了稳定出口,关键还在于扩大内需的力度能否弥补出口下降的影响。(6月15日《人民日报》)

——扩大内需的前提是还富与民。

2 ■人的福利不是动物福利的坐标。尊重生命、善待动物、不虐待动物的理念直接源于一百多年来人类在道德、伦理方面的思考和进步。如果没有尊重生命、善待动物、不虐待动物的理念,要启动和搞好动物福利立法是不可能的。(6月16日《潇湘晨报》)

——关键仍在执行。《孟子》的“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几千年来不早就成了空话吗?

3 ■和谐社区建设,离不开社会的自治。高水平的和谐要以高质量的自治为基础。(上海浦东)东明路街道的实践表明,社区和谐有赖于在社区居民自治、驻地单位自治、群体团队自治等多方面、多领域的努力。(6月17日《解放日报》)

——和谐不等于处处一致,自治也决非“绝对自由”。

4 ■近几年来,随着行业协会的蓬勃发展,行业协会的乱象迭出,从企业收钱评奖到相互串通操纵市场价格,再到现在的集体为行业内的无良企业“出头”护短、叫板媒体,一些行业协会的良知,在市场经济的波涛中,似要被遗失殆尽了。(6月18日《新民晚报》)

——有些协会早已成了“邪会”,如“中国足球协会”之流,还是有多远踢多远吧。



5 ■不可否认,12年免费教育如何延伸确实存在争议,但是这并不难解决,没有必要旷日持久地论证。很简单,就让民众去讨论、选择。无论是向上还是向下延伸,两者都很重要,对于民众而言都是有利的,两利相权取其重,民众自然有能力判断。(6月19日《新京报》)

——萨特说,他人即地狱,不幸的是,我们常常生活在他人的思维下。

6 ■“道”的丧失和“术”的发达,使我们长期受骗并堕入一种麻木的状态,进而导致我们识别“骗”的能力越来越低。我们只能识别离我们3米远的骗术,比如钱财损失,身体伤害等。相反,对那种无处不在的大骗术,只要不伤害我们的皮肉,我们都熟视无睹。(6月20日《羊城晚报》)

——许崇衡就曾动情地说:“我做官从来没有想过捞什么好处。”

7 ■对于此次政策调整,有关部门文件中透露,是“为了适当增加财政收入,完善烟产品消费税”,这似乎意味着,这轮香烟调价,充实国库的目的远大于控烟目的。如果烟草行业仍然被视为“奶牛”和重要税源,要想真正勒住它的缰绳,难度不言而喻。(6月21日《广州日报》)

——生产环节的“烟人”和消费环节的“烟民”还是少些为妙。

# 中国大学生怎样才能成奥巴马

文\本刊特约撰稿 童大煊(北京 资深传媒人)

做一年一度的红辣椒佳作评委,读到陈杰人发表于去年11月6日的《奥巴马的成功和中国青年的未来》,真的很动人。文章说,在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奥巴马在国际商务公司工作了一年,之后搬到芝加哥,成为一名年薪仅1.3万美元的社区组织者,负责与芝加哥教会合作搞慈善活动。期间,他主导了一个非营利计划,协助当地教堂为穷困的居民举办职业培训,帮助失业的工人安顿生计。一直到现在,奥巴马都认为这是他“曾受到的最好训练”。在芝加哥当社工3年后,奥巴马进入哈佛大学法学院,并于1991年在哈佛获得了“极优等”法学博士学位。然而他放弃了薪水优厚的工作,毅然再度投身社区,回到芝加哥专门从事民权诉讼,开始了多年的“穷人代理人”生涯。5年多社区工作的经历,奠定了他未来入主白宫的政治基础和思想基础。

文章说,我们现在的大学毕业生,绝大多数追逐大城市,追逐高薪水,追逐体面的办公楼,他们忘却了社会底层,也很可能无法真正深刻理解广袤的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到底每天都上演些什么故事。今天的中国青年,如果能够借鉴奥巴马的成功之路,敢于和乐于把自己与民众的命运连起来,那么,中国社会的进步会加快。而有朝一日,当有了合适的机会,你就是最合适的首选人选,不管是社区领袖还是国家领袖。

这篇文章,让我想起当代中国百年历史上的三次较大规模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第一次当然是晏阳初、梁漱溟时代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自发性和理想主义是其特点。当然后来也得到社会上层人士的支持,



包括总理夫人也亲历亲为几乎全职投入。第二次是1960年代末开始的空前绝后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这一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市的就业压力和社会政治危机。至于乡村,从这些“知识青年”身上没有得到什么东西。而知青们本非自愿,乡村的日子和希望都远非城市可比,惟一的梦想就是回城。第三次是如今的大学生村官运动,据不完全统计,到2008年底,仅全国在任大学生村官总人数已达到13万人以上。这次运动虽没了第二次的强制性,但不少大学生下乡却也迫于现实就业的无奈以及为取得大城市户口的现实诉求。

一个问题摆在面前,为何奥巴马的深入社区双方都获益匪浅甚至受益终生,而我们一代又一代知青下乡,即便都有高层支持,双方的收获却都未尽如人意?我估计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骤冷骤热的“运动式热情”无法变成持之以恒春风化雨的力量;二是历来的知青下乡,都只把乡村作为需要拯救的对象,却没有致力于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建立起丝丝

入扣血脉相连的紧密联系。或者说,在一个城乡彼此割裂的社会图景下,下乡的知青往往迅速失去与城市资源的紧密联系,“上层文明资源”迅速枯竭,不仅承担不了“拯救者”的角色,而且迅速被乡村社会的“汪洋大海”所吞没。自身尚且难保,谈何拯救他人?奥巴马们的社区工作之所以卓有成效,也许跟他们不必“改变身份”密切相关,于是才可以春风春雨般源源不断向基层社会输入文明的养料,自身也在此过程中从社会大地不断吸取关于爱心、领导能力等方面的滋养。

中国的大学生和有志青年要想成为“奥巴马”,应该改变“裸身下乡”的做法,成为基层社会与城市文明对接的社区工作者或曰社会工作者。他们属于城市,有组织有资源地为基层提供各种社会服务。今年两会期间,知性女子杨澜提了个给我印象极深的政协提案:让大学生们进社区就业。可惜几乎无人关注和评论。这可是关系长远的城乡文明融合和大学生就业的大提案啊!根据西方经验,社会组织可创造占社会总量10%的就业岗位,而目前在中国这个比例还不到1%。社会工作可以在福利保障、医疗卫生、教育辅导、司法援助、残障康复、社区建设、公益类民间组织和家庭生活等众多领域广泛开展。社工不等于义工,社工是以服务社会而“谋生”的人。社会工作人员不是政府的公务员,但是他们的地位和收入并不比公务员低,有着良好的专业地位和社会地位。我们从来不乏这方面的理想主义者,缺乏的只是相应的制度支持。

天下思想

# 伪货的流行

文\本刊特约撰稿 徐国良(三亚 军人)

现如今,不仅商品有伪造的,连身份也有不少是伪造的。最常见的有伪兄弟、伪朋友、伪同学、伪老师、伪战友、伪老乡、伪大师、伪博士、伪清官、伪先进、伪老总、伪哥们、伪老婆……

某副局长说,新来的市委书记是他过去经常一起光屁股洗澡的老同学,有什么事要办的,尽管找他。于是,想升官的、想发财的、想拍马屁的都纷纷向他进贡。那天,当他被几个伪哥们请去喝得迷迷糊糊回到局里,遇上市委书记来调研。召开座谈会时,见他满嘴酒气没发言,不高兴地指着他说:“你是哪个单位的,姓什么,请你也说说情况。”闻此,那几个进贡者立马脸色变色心生恨,直在心里骂开了:又一个伪同学!

某主管天天忙得东跑西颠,喝得东倒西歪,四年之内居然一连拿到了某大学的硕士、博士两个文凭,还像模像样地戴着博士帽照了毕业相。有人问他,你那么忙,哪有时间去读硕士博士呀?他头一扭:“傻瓜才去读呢,你不懂想办法吗。”群众议论说,连博士都敢搞

假的领导,你还指望他能说真话办实事吗!

有天,有人领着两个老板跑到我办公室;一见面就大大咧咧地喊:“哎哟,老同学,多年不见,你怎么还那么年轻呀!”没容我反应过来,他便不请自坐,还主动给随同前来的人介绍:“这就是我的老同学XXX。”

等他自作主张把茶水倒上,香烟点上,我还是没想起来这是我在哪个学校的同学。他肯定看出了我的表情,故意把手往我大腿上一拍:“这些年你真忙呀,连老同学的电话也很少打了,我们可天天念叨你哟……”我见他说的话越来越不沾边,于是把他拉到旁边小声说:“你在哪个学校与我同过学?我实在记不起了。”

他故意张大嗓门:“我们华师大那班同学,就你混得最好,官最大呀!”我一听就知道他是个伪同学了,我们那个班的同学出校门后,至少有四个同学官比我大多了。

我想这个同学来者不善,于是将计就计,故作热情,请问老同学有何贵干?他说:“这两位是上海搞房地产的大老板,想在此地搞项

目,我说我老同学在此,还是大领导,没有办不成的事……”他终于露出了狐狸尾巴。

这些年,随着各种利益的需要,各种伪货纷纷出笼。有人为官而伪,有人为财而伪,有人为名而伪,有人为色而伪,有人为威而伪,有人仅仅是为伪而伪。某市有个小混混,要什么关系有什么关系,规划局长是他的伪兄弟,国土局长是他的伪姐夫,财政局长是他的伪表叔,市长是他的伪干爹……其实鬼都不信他的,可他就觉得伪得好玩。他在为那些伪关系瞎编故事胡吹牛时,别人不笑,他光顾自己乐。但他确实靠这些伪关系也搞成了一些歪门邪道,至少为老板们争取过容积率。当今社会,也确实有不少人靠伪系列发财了、升官了。

有些东西,说得好听点是“山寨版”,实际上是货真价实的伪货。前些年有些大学热衷于办些“山寨版”的培训班,发些“山寨版”的文凭,蒙了不少钱,当然是公款。连高等学府也尚且如此好伪善,国人还能不伪?

我只是担心,倘若这个社会什么东西都有伪的了,到哪一天会弄得连爸爸妈妈都是伪造的,那人世间还有啥真实与诚信可言呢?

先锋杂文

# 高校之高,高尚何在

文\乐南(海口 媒体从业者)

媒体报道,哲学界权威学术期刊《哲学研究》今年第四期刊登的署名“陆杰荣、杨伦”的文章《何谓“理论”》,有80%内容原封不动复制了云南大学讲师王凌云多年前的一篇讲稿。新华社记者从辽宁大学了解到,该校副校长陆杰荣与其带过的硕士研究生、现北京师范大学在读博士杨伦论文抄袭一事属实。但辽大表示,抄袭系杨伦一人所为,陆杰荣署名仅为帮助学生的论文得以发表,非直接责任人。

与往日传出的不少论文抄袭新闻相同的是,这次又是师徒精诚合作,联手打造了这一学术丑闻。但与以往又稍有些不同的是,出事,相关高校没有再遮遮掩掩,而是大方承认,只是,把责任一脚踢给了署名排在次席、已在外校深造的曾经的学生。

面对这鼠偷狗盗的师生联袂作假以及辽

宁大学颇有些无厘头的答复,笔者耳畔不由得响起雪村“东北人都是活雷锋”的歌词来。你看,为了学生的论文能顺利发表,人家陆副校长不仅对文章给予了修改润色,还在没有收取署名费的情况下,无私地将名字借出一用;你看看,为了能呵护陆副校长的学术声誉,人家辽宁大学党委书记迅速调查立马表态,说这都是那北师大在读博士杨伦搞鬼,尽管老陆署名第一作者,但抄袭是杨伦一人所为。

面对这不顾廉耻的学术抄袭黑幕以及有关方面急于撇清责任的做法,笔者不由得想起诗人梁小斌“中国,我的钥匙丢了”的诗句来。可不,“那是十多年前,我沿着扩招的大街疯狂地奔跑,我跑到了金钱的乐园中欢叫,后来,我的钥匙丢了”;可不,“天,又开始下雨,我的钥匙啊,你躺在哪里?我想风雨侵蚀

了你,你已经锈迹斑斑了!”

当然,将这重重的板子全部打在陆杰荣、杨伦身上,似乎还有失公允。既然北京大学教授王铭铭可以剽窃美国专家知名教材、清华大学教授刘辉能够公然学术造假,缘何咱老陆就不能一抄为快;既然中国科学院院士谢华安能够剽窃他人成果、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兴土可以抄袭他人论文,缘何咱小杨就不能当次偷儿。

当然,将这高效的弊端通通地算在辽宁大学名下,也难免还欠公正。既然大学早已不是有大师之地而成大楼成群之所甚至藏污纳垢之地,缘何辽宁大学就不能沾染些“流感”,不顾学术道德的束缚而铤而走险;既然高校早已不是高尚高雅之所而几成唱高调、戴高帽、追逐高官厚禄的官场,缘何辽宁大学就不能玩些太极推手,先把责任推个一千二净再说。

只是,启动了10余年的中国高校改革,改到今天,难道以塑造高尚道德人格为己任的高校连高尚都丢了吗?

南海时评